

从《东西均》到黄梅戏《方以智》

胡竹峰

是中华书局旧版,那本《东西均》放在手头二十年了,二十年里,我无数次翻,到底还是有太多隔膜夹生的地方。二十年前读不懂,二十年,依旧似是而非,且至今也没有读完,好像也不需要读完。那样的文字,随便翻翻就好,翻得出学问翻得出趣味,耳边响起的是夫子的喟然与呼吸。

明末思想界,大星垂地,各有风华,但与《东西均》的作者方以智相比,王夫之,顾炎武,李贽诸位,怕还是矮了一头。

方以智的文章我看不懂,后人写方以智的书倒是通俗,读得出传奇,读得出向往,读得出拍案惊奇的往事。看多了字里的方以智,没想到可以看到台上的方以智,看的是黄梅戏《方以智》。

安庆地方志上说,明崇祯年间,十月农闲后,是属于乡戏的时间。地方志上还说,那时候乡村常有庙。庙中虽塑有泥神,老百姓不全迷信。庙宇不独做敬神之所,因为庙门口大多宽敞,也是唱戏的戏台。一村或几村合伙出钱,请来戏班演出。然后就到了清朝,此时乡戏已经不限于农闲时了,祭祀,婚庆,生育,也请来伶人。

当日的戏或许是小打小闹,也或许锣鼓喧天——

唱一桩往事,说一折传奇,演一线旧痕,听一段花腔,看一曲好戏。戏

文里的事情,常常是红绡帐里;公子情深;黄土陇中;女儿命薄。常常是待月西厢下,疑人玉人来。常常是五子登科,是齐人之福,是八府巡按,是高中状元,是情窦初开的眉目传情,露水夫妻的男欢女爱,天宫水府的精怪神通,仙女牛郎的相依相爱。才子坎坷,佳人倾心,是生活的写照,也尽显男女的俏皮活泼。这些自然都顶顶让人欢喜让人赞叹让人沉迷,《方以智》的戏都不同,写国之大,写绝望,写绝处逢生又山穷水尽。

《方以智》是大戏,从儿女情长到了国之大者。

《方以智》是文戏,有古琴有书法有水墨丹青。

又难得情绪饱满,元气饱满,张弛有度。

戏台,能看到旧日的气息。是弦歌,是清音,是铜锣皮鼓,是岁月天地,是家常烟火与众生百态,也是旧梦里永不褪色的粉墨回忆。

记得故里城郊一宗祠戏楼楹联说的是:

演一部忠孝图后人作鉴,
唱几阙清平调先祖是听。

这是民间朴素的情谊,也是戏娱人娱神娱鬼的一面,有人情也有孝心,虽然那孝心或许并无实处,其中却有昭昭天道,人心之上的天道。

《方以智》里有忠孝图,最后却超然而上,进入更高的人生之境和艺术之境,足以让后人作鉴。的确是清平调,所有的情绪都把握恰好。《方以智》首演放在桐城,那是方以智的家乡。让我想起小时候,逢年过节,第一口饭母亲总会盛好,端在桌子上,说先给祖宗吃,这是世间的大礼与大情大爱。

戏文里的方以智出场时豪气干云,更是襟怀爽朗,意气风发,但觉天地间无事不可为,虽然也花前月下才子襟怀,但他家学渊源,内心里是一心一意为国效劳,树立功名,希望做一个名标青史的人物。他与妻子两相爱悦,诞下麟儿,可谓幸福。不料奇变陡生,先是父亲入狱,随后朝廷倾覆,小朝廷人事倾轧,至此,人生卷入时代的旋涡,最后逼得出家为僧……

当我看见方以智不再纠结于明朝兴衰,一心著作的时候,心头莫名感动。庶民如尘土,帝王亦如尘土。朱家明朝不复国是空,复国亦空。那时

候的方以智是大彻大悟的药地和尚,一心著书立说,以文字之药疗大地之疾。其中教化之意,有大道。

方以智不算高寿,但他一生厚实,像一艘巨轮,满载着天文地理、古玩奇器、珍禽异兽、诸子百家、草木花卉、三教九流、鬼怪神异、人情风土的故事从晚明起航,行驶在历史河流中。

明清小品青年时候读了一批,如饮淡酒,初品极有味,久了到底不耐烦,觉得寡。后来很多作者纷纷从云端跌落,头面残损,面目不堪。读有些书像做孩子的习性,喜新厌旧。好在方以智衣袂飘飘,兀自素雅整洁,又多一味畸气,且有倦意,那倦意是晨起时未上妆容。

烈火烹油花团锦簇,梦醒凄凉国亡恨深。但说方以智的好,只是好在亡民心绪,真小看了人家的手段。

我看黄梅戏《方以智》的好,第一个就好在没有一味跌进亡民心绪里,兴衰成败,也是一代代必然的事,是大节也是老生常谈。从自怨自艾的亡民心绪到立言立德的天地之境,这是大匠之心,这是大艺之术,这是大人之道。

为编剧赞,为导演赞,为演员赞。

三

我看《方以智》,觉得生香,香气里有祥云一朵,其人站立云端之上,不动声色,偏偏又大张旗鼓。大张旗鼓时不动声色,不动声色中大张旗鼓。到底先有了泼天的背景,再有故事,再有唱词,一步步起承转合。

玲珑心之外,一台《方以智》两颗别样心:

一颗写史之心;
一颗作文之心。

台上的古人,粉墨妆台,却和我在史家笔下看见的方以智大差不差,其中尊重历史,没有一味戏说,只是细说,用了两个小时,说得津津乐道。台上的古人,文辞古雅,是书生的模样。

以亡国丧家的苦痛追忆昔日繁盛,墨色入木何止三分。

舞台上那个抱着妻子大哭又笑的方以智,早已落发为僧,却像一个不忍离去的归客,站在驿站、桥边、渡口频频回首遥望,彼岸有酒饌,有欢笑,有风月,也有凄楚的痛,有难言的苦。一生追念思忆,却永远都回不去了。

朱明朝廷血雨腥风,邦国基石摇落,江山梦里多难。暖风熏然,阁老依旧玩物丧志,王孙只管酒食风流,只

大型黄梅戏《方以智》剧照

是苦了那些真气充沛的读书人。王夫之、顾亭林、黄宗羲、傅山、陈老莲、石涛、八大、髡残、张岱、王思任、方以智……他们浪迹大泽,命运多舛颠沛,却给文化苍穹上增添了几点星光一抹月色,千年万古垂照大地。

古人说矢志之感不得已而托之名,托之神仙,托之饮酒。有所托以自解者,其不解弥深。隐逸中方以智将那么多不甘,积郁为文,舞台背景上都是他的著作:

《物理小识》《东西均》《通雅》《药地炮庄》《易余》《性故》《一贯问答》《博依集》……

同为作书人也觉得安详。

四

夜里在桐城南大街散步。灯光打在石板路上,迎面却一个人也无。小巷到底寂寞,但我心里人来人往。其中有历史上的方以智,也有刚才舞台上的方以智。

黄宗羲高寿,临终前曾说过:“年纪到此可死;自反平生虽无善状,亦无恶状,可死;于先人未了,亦稍稍无歉,可死;一生著述未必尽传,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,可死。如此四可死,死真无苦矣”。

一出戏终了,对于方以智的结局,有落水说,或死于疽。我觉得他是觉得自己也到了可死的时候,至死则死。舞台上,那人貌如老子清风般悄然而逝,真是又艺术又美,又回归到了天人合一之境,那也是方以智追求的境地吧。

看黄梅戏《方以智》,回到传统,做戏如作文,一味创新容易坠入怪力乱神。传统戏的回归,别来无恙,谨致以拥抱。

胡竹峰,一九八四年生,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《胡竹峰作品》《空杯集》《击缶歌》《中国文章》《不知味集》《闲饮茶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奎虚图书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、《广西文学》年度优秀散文奖等多种奖项。

方以智:
从历史到舞台

